

啓功講學錄

啓功 著

趙仁珪 萬光治 張廷銀 編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功讲学录 / 启功著; 赵仁珪等编.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3-07020-6

I. 启... II. ①启... ②赵... III. ①古典文学—中国—演讲—文集 ②汉字—书法—演讲—文集
IV. I206.2-53 ② 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7694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赖德胜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200 千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定价: 50.00 元



启功先生讲课 (1997 年)



启功先生（先生左侧为副导师聂石樵先生，右侧为副导师邓魁英先生）和研究生们合影（1998年）

启功先生在书房给博士生上课的神情（2003年）





启功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2004年）



真正好版本，不一定是宋元板，宋板错字也很多，重要的只比较，所以又省校勘字。又有善本问题。

校勘的问题

书籍从传抄到刻木板到今天的排印，都有错字漏字等问题，所以自古藏书家都附带一个校勘问题，甚至出现校勘专家和“校勘家”。

自己写的手稿，似乎没有传抄的问题了，其实依然不可不行。我自己手写的稿，影印出来，第一次印刷^{错字}付加过三次勘误表，这第三次勘误表上我还省两个错误。^{现在}

影印书似乎不存在错误了，但四部丛刊、百衲本、四库本，原书中都省不同程度的模糊不清、残缺不全的部分。宋元明板原有的误字姑且不谈，而那些模糊残缺处，都曾经“描画”，描的人现在还活着，八十岁了。他说很菊生如何优待他，怎样教他去描，根据什么描。结果这些影印古书，是一种半古半今的本子。

古本当然跟原书出现时比今天近些，但每见到一种古本，里边好的字句，固然省比现在普通本子多些，而同时不好的字句，也不少。那个本何以还省比古本好的地方，正不奇怪，因为今本也曾经许多校勘改正过。孟子说“贵书不如贵书”，我说金本银本是“贵书”，不如贵古本。

张菊生校史随草，校了西北出土的晋人写三国志吴志的残篇，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字是“大構扶正”的正字，今本都错成“本”，晋人写本原作“正”，是正字的大写，何人不认识而错成“本”。又明书中省一“援”字，殷希的考证指出是疑字，但不识，其实是六朝俗字的“援”字。像这样就不只是对校所能简单解决的了。

④④④④章式之校定通鑑，最奇的异文，是“肥水”（我甚爱校），晋人校秦王坚所乘云母车及衣服悉军资富产不可胜纪，比个本通鑑原书就多了几个字。

陈垣先生校元典章，校完了，得出四条例：^{（陈垣）}一是对校，二是内校，三是外校，四是理校。对校是指两本对校，内校是本书内此条用作，其他条或上下文也都作乙，则甲必为乙之误。外校是引他书，本书作甲，他书引此或说此事，却作乙，则须再作考查判断。理校是字义如此，而于事理不通，苟子说“蟹六跪二螯，世人皆知蟹八条腿，则六必为八之误”。

用典

① 什么是典故：

典故即书上的旧事（从字面讲）

其作用：① 词藻的整饬（语言的装饰）

② 语句的调节

③ 语义的压缩

④ 唤起联想

杜诗为例：

手京山郭

翠山万壑

荆川明妃村 李公 翠碧

匡衡 刘向 五陵 衣马轻肥

今日语言中例：

① 松树的风骨

② 女排的精神

③ 距离十万八千里（远死了）牛郎织女

（歇后语：西望长安）

④ 瘦成白骨精。（“白骨精”含三项内容：美女、瘦骨、妖精，用者可重在一项至三项）

② 查典故的书：

辞源辞海、^{现代} 渊鉴类函、骈字类编、佩文韵府



启功先生

编者前言

赵仁珪



启功先生有很多名头，但他说自己的本职是教师。从1933年进入辅仁附中起，他从教已71年，今年他已92岁高龄，仍不顾体弱多病坚持亲自指导十余名博士生。可以说仅从所付出的心血和工作量来看，他确实不负这一本职称号。但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从1938年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他教授的主要是大一国文课，即以教授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直到解放、院系调整后，他仍是以教授作品选为主。因为那时有明确的规定，像他这样家庭出身不好、本身又不是“左派”的人，是不能担任文学史论课程的，因为这些课程涉及到唯物史论和唯心史论大是大非的问题，只有政治上可靠的人才能讲。众所周知，启先生是一个大杂家，书画创作、书画理论、书画鉴定、诗词创作、诗词理论、经学、小学、语言学、版本目录学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就是恩准他去讲文学史，也未必能充分发挥他的能力，更何况只让他讲几篇古文呢？所以他从教的时间虽然很长，但前二十年真正能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反右”之后，他连上讲坛的资格都被剥夺了，而“文革”中斯文扫地，被剥夺权利的又何止先生一人。于是中间二十年荒废

殆尽，根本找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真正能在这个本职岗位上展示才能的只有这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他先后招收多届硕士生、博士生，给他们开设了大量的课程，不但有了上讲坛的权力，而且不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可以自主选择最适宜、最擅长的课程。于是他先后开设了以唐代文学、明清诗文为主的文学史课；以汉代、宋代、清代为主的历代学术思想史课；以文化常识和文献常识为主的古籍整理基础课；以及其他一些课程。这些就构成了这部书的四部分：第一编：论文学；第二编：论学术思想；第三编：论古籍整理；第四编：其他。

在这些讲授中，启先生总算找到阐发自己学术观点的机会，也确实讲出了很多精辟的观点，笔者早想把它们整理出来与广大读者分享。所幸的是，我们或得益于有心的学生，在技术条件还不够发达普及的条件下，能够靠详细的笔记，把先生所讲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第一编就是万光治先生根据当年的笔记整理的；或得益于先进的技术，如第二、三、四编就是根据当年的录音资料，主要由张廷银先生整理的，于翠玲、朱玉麒、张斌荣等先生也参与了整

理工作。全书由赵仁珪负责统筹编辑。本书所不幸的，一是这部书仅收录了近二十多年的讲课、讲学内容，以前的四十年虽不能随心所欲，但终有许多精彩的内容，因尚未搜集到较为详细、系统的记录而未能收进；二是仅就近二十多年来看，仍有许多遗漏，有些很重要的讲学内容因种种原因未能记录下来，这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而更大的遗憾是，先生本可按这些讲学的思路自己写成专著，笔者就多次听到先生发愿要写一部学术思想史和一部古籍整理基础知识的专著，但这二十多年先生实在是太忙了，身不由己，能抽出一些时间写出一些相关的单篇论文已很不容易了。最近眼疾加剧，更难以亲手操觚，不得已，只能先奉献大家这样一些简略的提纲和片段的论述。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向大家推荐这部书。它虽然不是大部头的理论专著，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既有讲文学的，也有论学术思想的，还有谈古籍整理的；在每一部分中，既有宏观的总体概括，也有具体的分析释例；尤其可贵的是能拉通各代，能从史的角度观照历代学术与文学的发展变化，如在论学术思想时，从初民文化谈起，一直谈到汉学、宋学、清代的今古文经学，充分体现了启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总体观照。启先生在教学中最反对机械死板地分科分段，提倡通识、通才教育。如何才叫通

识、通才？如何才能通识、通才？这本《讲学录》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诠释与示范，这一意义已超出他所讲的具体内容之外了。在具体讲授之中，这本书也很好体现了启先生的风格，生动、有趣、充满智慧。它虽然仅是一部笔记，不可能有更多、更详尽的论述，但这决不影响它有很多、很新颖的见解，我们能不时地从中发现很多很有趣、很富于启发性的观点，顺着这些思路思考下去，我们可能会对这些问题得出更深刻、更新鲜、更全面的认识。这部《讲学录》如能达到这一目的，也就足够了。作为一部《讲学录》，还有一点需要补充：因为是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的手段、经不同人整理的，所以最后呈现出的文字风格各有不同；因为是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听众所讲的，所以有些内容难免有交叉；又因整理者条件、水平有限，有些记录可能不够明晰，甚至会有错误，对此整理者应负责任。对于出现的错误，我们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对于出现的其它情况，我们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谅解。

赵仁珪
2004. 6. 20

目 录



编者前言	赵仁珪 / 1
第一编 论文学	万光治整理 / 1
第二编 论学术思想	张廷银整理 / 56
第三编 论古籍整理	张廷银整理 / 85
第四编 其他	张廷银、朱玉麒、赵仁珪等整理 / 119

第一编

论文学

万光治笔录并整理



整理者序

昔愚以“待罪”之身，混迹大学。复因舞文弄墨，任意臧否，一年甫满，即被扫地出门。自后戴盆望天，画地为牢，十载有四。1978年，研究生招生恢复，愚有幸忝列先生门墙，恭聆教诲。其时，“四害”既除，天地回暖。一朝入名校，从名师，其欢喜踊跃，不言可知。其时，弟子九人中，愚学历最浅，且非中文出身。所幸先生讲课，举重若轻；幽默风趣，启人心智。愚坐沐春风，神游万仞。奋笔疾书，恨非有文必录；每有会意，欣然不能自己。课间小憩，先生墨宝，著于黑板。弟子肃立仰瞻，当值不忍遽去。至今诸生，犹忆当时情状，以为美谈。一年之后，所录笔记，居然成册，朝伴夕随，不忍释手。毕业辞别先生，回乡任教，恍惚之间，二十一年过矣。每每翻检旧篋，细味笔录，先生当年风范，依然目前！

昔先生壮盛之时，蒙冤抱屈；“班联右序”，无言著述。“脱帽”之后，一身轻松，不意复为书画所累。愚偶赴京门，谒见先生，每见捷足者比肩立于室，迟到者络绎候乎庭，以致门铃继响，不择晨昏。兼之先生秉性随和，待人宽厚，凡有所求，不忍斥拒，遂使书

家之名，掩其学者之实；著述之于先生，又成奢侈。虽然如此，先生《韵》《絮》二语，前唱而后续；《绝句》三论，珠联而璧合；举例明诗文之格律，著文析汉语之现象；序跋以考文物，叙论以辨文章。故诗人之誉，日渐其明；学者之质，日见乎彰。先生每有新著，不忘弟子。愚抚简闻香，又如亲炙于帐下；掩卷而思，复生遗珠之憾恨，何哉？先生昔日之高论，临堂之发挥，皆言犹在耳，今未必尽在楮墨之中。愚乃不辞谫陋，整理昔年笔录，务求原貌，以飨后来学子。先生知我心事，当不以为我冒昧。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四日

光治谨识于四川师范大学

[编者按]

此编共十五讲，大致可分为四部分内容：一、唐代文学（一～六讲），二、八股与诗词常识（七、八讲），三、明清诗文（九、十一、十二、十五讲），四、书目答问（十、十三、十四讲）。可以看出当时讲解的顺序有时是随堂安排的，分割得并不特别严格。为了更好地保留讲学时的原貌，我们仍以启先生当时讲课的时间排序（每讲的标题都有具体的年月日记录），不再做前后顺序的调整，这一点请读者谅解。

一、1979年4月5日启功先生 讲唐代文学

怎样去研究唐代文学？谈谈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1. 文学史为照顾全面，考虑不同程度的人阅读，故颇受局限。我认为文学史不可不读，亦不可太读。全面的阅读和研究作家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如《唐诗三百首》，所选李白诗都是精华。但如读《李太白全集》，却发现有许多糟糕的诗。所以，了解一个作家，一个流派，一个时代，除文学史外，其余大有可为。

2. 要居高临下，不能被作品吓住，更不能为当代人的议论吓住。要看一个作家与前者有何关系，在当时有何作用，对后世有何影响。“有比较才有鉴别”。研究唐诗，不研究六朝诗、宋元诗，则无法比较。如初唐四杰，有人认为不如盛唐，但对比六朝，则可知何以在当时有如此大的影响。

3. 背景与文学艺术成就关联极大，但关系究竟怎样？有些背景是当时生效，有些是经酝酿以后生效的，应该予以注意。现今有些文学史将作品和背景的关系处理得不好。背景对文学，有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4. 背景与题材。题材是当时的，它借助一定的艺术手法表现自己。但题

材的酝酿非一夕而成。杜甫写安史之乱的诗，可称作“诗史”，但他所以能如此，亦非一夕之功。这当中不仅有他自己的努力，也得之于汉魏六朝、初唐、盛唐文学之力。正如长期施肥，一朝沐浴阳光雨露，新芽便可破土。故杜甫的成就，除安史之乱的背景，还有另一方面的条件。

5.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风格、面目，但其间不能一刀切断。如唐分四期，明、清便有人议论，问一个作家历经两个时期，该如何分？唐分初、盛、中、晚，指的是统治阶级的盛衰没落，虽然与文学有关，但并不绝对。如盛唐文学则并非唐文学的高峰。

所以，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一个动乱的社会，作品易于及时反映现实，升平时期则不一样，故有“诗穷而后工”之说。“蜀道难”好写，“大平原”则不好写。李、杜写安史之乱，以已有的写作才能，如鱼得水，故有成就。初唐人的文化教养是隋统一的功劳。唐建国以后，这些人的创作才能已经成熟。其实隋文学已较成熟，初唐是隋酝酿而来的。中唐韩愈、白居易等，颇得盛唐之力。白居易的诗如糖水经过沉淀，毫无渣滓。韩愈诗并不在李、杜之下。人一说韩愈，似乎只有古文运动。其实在安史之乱后，他的诗极有价值，如《石鼓歌》。可以说，韩诗中某些篇章长于他的文。此是个人看法。

韩愈气魄大，飞扬跋扈；白居易则婆婆妈妈。白作诗并未征求过老姬的意见，这是后人的误解。元、白诗相比，元是一锅粥，白诗如过滤沉淀后的糖水。北方曲艺行话有“皮儿厚皮儿薄”之说。皮儿薄者，一听就懂；反之则皮儿厚。元、白诗正有皮儿厚皮儿薄之分。

繁荣昌盛的局面短期难以反映入文艺作品。杜诗中表达快乐的欢娱之辞仅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余皆愁苦之辞。故唐的分期，文学与政治难以平衡。

传统的文学批评卑视唐代中期、晚期，我认为不妥。晚唐诗风细腻，如赵嘏、许浑、司空图，诗的精密度很高，这正是安史之乱再度统一后施肥浇水开出的花。正如二茬茶较第一茬长势弱一点，其味并不弱于前者。

我曾有笔记一条：“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唐人“嚷”诗，出于无心，实大声宏，肆无忌惮。宋人诗多抽象说理，经过了熟虑深思，富于启发力。当然，以上几句不可理解得太绝对。

唐代四期，诗风也有以上四句话的特点。

赵嘏诗：“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两句最后三字平仄为：

— — — — — — — — — —

唐人擅长律句。到了晚唐，诗人赋于此道，故赵嘏于诗中常熟练地运用拗句。

许浑诗：“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后三字平仄为：

— — — — — — — — — —

他们的律诗里几乎都有这种拗句，这说明晚唐诗人作诗都经过一番熟虑深思。从中也可看出他们作诗，是何等细腻。

司空图的《诗品》虽曰文艺批评，其实是借此创作二十四首四言诗。

说宋人逻辑思维多，其实晚唐已有萌芽。

宋以后诗以摹拟为主，闹了不少的笑话。汉乐府有《鼓吹铙歌》，其中“衣乌鲁支邪”，本是衬字。但明人前后七子模拟《铙歌》，连这几个字也要模仿，难怪要被钱谦益臭骂一通。

关于唐代文学，讲四个问题。

一、骈体文在汉魏六朝即很盛行，但不定型。汉赋如汪洋大海，语言规格（指格调）仍过分堆砌、大块。后来的抒情小调更澄澈灵巧。唐人的骈体文更成熟，从场面声势到阐发道理，都运用自如。四六体及律赋都定型成熟。《文苑英华》收有大量的唐赋，主题、题材及手法都很丰富。

皇帝为什么喜欢《文苑英华》？他们不一定都能读懂。骈体文何以在唐代很盛行，穷工竭力，争妍斗胜？这个问

题值得研究。

六朝以来，散文曰“笔”，骈体文曰“文”。文者，图案也。推衍之，文当有规整，有装饰。实用品加装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果。文章亦如此。实用之外，应有装饰。但“踵事增华”，最后越堆砌越多，便走向极端。骈体文何以发展成四六文？今人有标点，古人则无。汉人之句逗用“乚”。汉墓文书无句逗，极少用“乚”。骈体文令人一读，可自然找出停顿。骈体文抒情、写景、咏物有其优越性，除表达意思外，还极具美感，也便于阅读。所以骈体文皇帝也喜欢。

宋代官僚用品字笺（亦称“品字封”），十分累赘。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尤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主于笺启，故谓手书为小简，然犹各为一缄。已而，或厄于书吏不能俱达，于是骈缄之，谓之双书。绍兴初，赵相与元镇贵重，时方多故，人恐其不暇尽观双书，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单纸，直叙所请而并上之，谓之品字封。”即宋代上呈文时，以骈俪体为正文，另附手书小简，叫双书，后又附单纸直述所请内容，三者合成一封，叫“品字封”。

“笔”，散文；“文”，骈体文。

“文”堆砌愈多，生气愈少。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以“笔”救“文”，故

“笔”兴盛起来。“五四”以来，一般人用“笔”写文章，用“语体”写书简。

“语体”打磨得很光洁，足见当时人们所爱。

“笔”的起来，发展为韩、柳的古文运动。最初的“笔”有些艰涩，经韩、柳的努力，方才规整起来。清代茅坤选唐宋八大家，即以韩、柳为骨干。清的桐城派和《文选》，被称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此是“笔”发展到一定程度，历经数代，又逐渐僵化。

唐代还有一类文章，文学史不大谈，我认为对后世也有影响，值得一谈。刘知几《史通》是骈散之折衷体，有骈文之规整，而无骈文之堆砌。孙过庭《书谱》讲书法，文体与《史通》一样，有上句必有下句，但又不同于四六文。语言透彻，富于概括力，技巧纯熟。此类文体不纯粹同于骈体，然又有对偶句。唐后期陆贽有《陆宣公奏议》，全为政治论文，文体同《史通》，但句法更灵活，更浅易，亦有上下句的对称。这类文章，应承认它的作用，在明清有影响。明代的八股文就很受它的影响。

此是骈散之间的一种文体，不仅是文学形式的问题。过去一谈形式，便是形式主义，应摆脱这种现象。一种形式的产生，必定有它的道理。

二、古文运动与前后均有关。唐前期陈子昂、元结等人为文已带有复古

的意图。他们为何要复古？有人说是以复古来革新。我认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固然是有意识地以复古来革新，有的却出于不自觉。他们读《尚书》、《左传》，觉得比骈体文好，便事模拟。又北朝苏绰奉旨拟《尚书》作《大诰》，读之令人不解。唐人樊宗师被韩愈吹捧为“惟古于辞必已出”，其实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樊宗师文章的弊病正在于此。他的文章一百卷，于今仅存两篇半。有《樊绍述集》，后人作注，也读不懂。近来出土有其本家樊沔的墓志铭，其文并不艰涩，可以理解。也许这类文章为他所不屑，所以未收入集中。

故复古有真复古者，如苏绰、樊宗师即是真复古。韩、柳不过是摹古，客观上否定了骈体文。韩愈推崇樊宗师，说明他未尝不做此想。不同的是樊宗师是安心不给人看，韩愈却想让人看。有人称他为“谀墓精”（韩愈好作墓志铭），为收稿费，故不敢真复古。这说明韩愈写文章还考虑到读者，所以能读懂。

苏、樊等人想复古，然而又驾驭不了古文，故失败了。韩愈亦未必自觉地想要“文起八代之衰”，故韩愈可以说是想复古而胜利了的樊宗师。这正是他的幸运处，否则，没有一篇文章会流传下来。

三、传奇。近人陈寅恪先生解放前有文章谈唐传奇。鲁迅先生有《唐宋传奇集》。陈先生说唐传奇所以很盛，是

因为进士须“温卷”，即考试前将自己的文章请宗师看。第一次谓之“行卷”，第二次再送同样一篇，谓之“温卷”。如再未看，便用传奇送上去。一般都不用自己最好的文章。但我认为这并非是唐传奇兴盛的根本原因，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唐传奇何以这样流行？我认为：

唐人的正规文章，是碑、传、墓志等，即官样的文章。而真正反映生活，无论是写自己，还是写旁人，总之要能表达思想感情，上述的文章就无法胜任了，传奇因此而产生。如《莺莺传》、《李娃传》等，虽然叫“传”，却不是上面所说的传，无须对谁负责。“传奇”内容丰富，表现力强，无碑、传之约束，故大家愿写传奇。

传奇故事来自民间。陈先生还认为传奇有诗，有文，说说唱唱，这更说明了它是来自民间。仅看到古文运动和“温卷”的影响，是不全面的。

传奇文章的继承性。文人“温卷”，宗师要看其有无史才、史笔，可见其重史。明清很多有功名的文人大多分派去修史，为什么？因为作史是为了粉饰统治者，需要文章夸张修饰。陈先生如是说，我认为片面。至于是否有“史才”、“史笔”之说，当然有。唐人修南北朝史书，都是官样文章。其中的精华部分，后来为《资治通鉴》抽去使用（我认为《资治通鉴》可称“故事汇